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九

詳校官中書_臣張姚成

編修_臣倉聖脈覆勘

覆校官中書_臣王彛憲

校對官中書_臣馮培

謄錄監生_臣朱上林

欽定四庫全書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九

禮三

祭

余正父謂士大夫不得祭始祖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當祭則自古無明文又云大夫自無太祖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

世不改其號則亦必有太祖余正父謂此春秋時自是世卿不由天子都沒理會先生云非獨是春秋時如詩裏說南仲太祖太師皇父南仲是文王時人到宣王時為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說如何

以下

士祭
世數

問祭禮曰古禮難行且依溫公擇其可行者行之祭土地只用韓公所編祇一位祭祖自高祖而下如伊川所論古者祇祭考妣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

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
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

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
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
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

論故有此說

以上語
類三條

程子之言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
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

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攷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祿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

荅汪尚書論家廟。文集

問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士二廟官師一廟若只是一廟只祭得父母更不及祖矣無乃不盡人情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文蔚曰今雖士庶

人家亦祭三代如此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是門堂寢室勝如所居之宮非如今人但以室為之

以下士廟

古命士得立家廟家廟之制內立寢廟中立正廟外立門四面牆圍之非命士止祭於堂上只祭考妣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廟向南坐皆東向伊川於此不審乃云廟皆東向祖先位面東其制非是古人所以廟面東向坐者蓋戶

在東牖在西坐於一邊乃是奧處也

先生云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子小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或堂或廳上皆可家廟要就人住居神依人不可離外作廟又在外時婦女遇雨時難出入

問先生家廟只在廳事之側曰便是力不能辦古之家廟甚闊所謂寢不踰廟是也祭時移神主於正堂其

位如何曰只是排列以西為上祫祭考妣之位如何
曰太祖東向則昭穆之南向北向者當以西方為上
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而妣東是祖母與
孫並列於體為順若余正父之說則欲高祖東而妣
西祖東而妣西則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為不順彼蓋
據漢儀中有高祖南向呂后少西更不取證於經文
而獨取傳注中之一二執以為是斷不可回耳

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為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

只是

正排看正面 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
不曾對排

弟嫂婦無人主祭而我為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
伯叔則祔於曾祖之旁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
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旁
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不知何所據而云
伊川云只是以義起也

以上語
類六條

宗廟南向堂室皆南向但室戶在室南壁之東偏而南
向牖在室南壁之西偏而南向故以室西南隅為奧

而為尊者之居所謂宗室牖下也既以西南為尊者之位則室中之位固以東鄉為尊矣非謂廟東鄉而太祖東鄉也然亦非獨太祖也凡廟皆南鄉而本廟之主在其廟室中皆東鄉但祫祭於太廟之時則獨太祖不易其位而羣廟之主合食於前者皆南鄉北鄉以叙昭穆耳禘祭於太廟則又以所出之帝為東鄉而太祖反居南鄉為配位也

通典開元禮釋奠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乃

古禮也

堂上之位則以南鄉為尊如儀禮鄉飲酒賓席

八
卷三十九
廟前南鄉今沈存中說祭禮朝踐於堂亦以南鄉為尊而政和新儀亦有是說但未見所據之本文又秦漢間廣武君王陵母皆云東鄉坐田蚡傳亦云自坐東鄉而坐其兄南鄉此則不知其為室中為堂上但猶以東鄉為尊則可見矣

荅王
子合

問影堂序位曰古者一世自為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為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為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

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
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溫
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為尊之說獨文潞公嘗立家
廟今溫公集中有碑載其制度頗詳亦是一世一室
而以右為上自可檢看伊川之說亦誤昭穆之說則
又甚長中庸或問中已詳言之更當細考大抵今士
大夫家只當且以溫公之法為定也

荅郭
子從

問昔侍先生見早晨入影堂焚香展拜而昏暮無復再

入未知尊意如何曰向見今趙丞相日於影堂行昏
定之禮或在燕集之後竊疑未安故每常只循舊禮
晨謁而已

荅葉味道。以上文集三條

問程氏主式士人家可用否曰他云已是殺諸侯之制
士人家用牌子曰牌子式當如何曰溫公用大版子
今但依程氏古式而勿陷其中可也

以下主式

伊川本主制度其剌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
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

直卿問神主牌先生夜來說荀勗禮未終曰溫公所製
牌闊四寸厚五寸八分錯了據隋煬帝所編禮書有
一篇荀勗禮乃是云闊四寸厚五寸八分大書某人
神座不然只小楷書亦得後人相承誤了却作五寸
八分爲一句

無爵曰府君夫人漢人碑已有只是尊神之辭府君如
官府之君或謂之明府今人亦謂父爲家府

喪妻者本主要作妻名不可作母名若是婦須作婦名

翁主之

以上語類五條

主式乃伊川先生所制初非朝廷立法固無官品之限

萬一繼世無官亦難遽易但繼此不當作耳

有官人自作主

不妨牌子亦無定制竊意亦須似主之大小高下但不

為判合陷中可也凡此皆是後賢義起之制今復以

意斟酌如此若古禮則未有攷也

荅曾光祖

問凡題主男子婦人無官稱者宜何書曰伊川主式已詳言之可攷也又問夫在妻之神主宜何書何人奉

祀若用夫則題嬪某氏神主旁注夫某奉祀否夫祭妻而云奉祀莫太尊否曰旁注施於所尊以下則不

必書也

荅實文卿。以上文集二條

用之問祭用尸之意曰古人祭祀無不用尸非惟祭祀家先用尸祭外神亦用尸不知祭天地如何想惟此不敢為尸杜佑說古人用尸者蓋上古朴陋之禮至聖人時尚未改

文蔚錄云是上古朴野之俗先王制禮此是去不盡者

相承用

之至令世則風氣日開朴陋之禮已去不可復用去

之方為禮而世之迂儒必欲復尸可謂愚矣杜佑之說如此看來古人用尸自有深意非朴陋也陳丈云蓋不敢死其親之意曰然用之云祭祀之禮酒肴豐潔必誠必敬所以望神之降臨乃歆饗其飲食也若立之尸則為尸者既已饗其飲食鬼神豈復來享之如此却為不誠矣曰此所以為盡其誠也蓋子孫既是祖宗相傳一氣下來氣類固已感格而其語言飲食若其祖考之在焉則有以慰其孝子順孫之思而

非恍惚無形想像不及之可比矣古人用尸之意所以深遠而盡誠蓋為是耳因言今世鬼神之附著生人而說話者甚多亦有祖先降神於其子孫者又如今之師巫亦有降神者蓋皆其氣類之相感所以神附著之也周禮祭墓則以墓人為尸亦是此意

以下尸

神主之位東向尸在神主之北

問尸之坐立曰夏立尸商坐尸周旅酬六尸后稷之尸不旅酬問祭妣之尸曰婦人不立尸却有明文又曰

古者以先王衣服藏之廟中臨祭則出以衣尸如后稷之衣到周時恐已不在亦不可曉

古者立尸必隔一位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以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或問古人祫祭時每位有尸否曰固是周家族酬六尸是每位皆一尸也古者主人獻尸尸酢主人開元禮猶如此每獻一位畢則尸便酢主人受酢已又獻第二二位不知甚時緣甚事後廢了

問祭五祀皆有尸祀竈則以誰為尸曰今亦無可攷者
但如墓祭則以塚人為尸以此推之則祀竈之尸恐
是膳夫之類祀門之尸恐是閭人之類又如祀山川
則是虞衡之類

問山川之尸曰儀禮周公祭太山以召公為尸

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

者

以下
宗法

春秋時宗法未亡如滕文公云吾宗國魯先君蓋滕文

之昭也文王之子武王既為天子以次則周公為長
故滕謂魯為宗國又如左氏傳載女喪而宗室於人
何有如三桓之後公父文伯公鉏公為之類乃季氏
之小宗南宮适之類孟氏之小宗今宗室中多帶皇
兄皇叔皇伯等冠於官職之上非古者不得以戚戚
君之意本朝王定國嘗言之欲令稱某王孫或曾孫
或幾世孫有如越王派下則當云越王幾世孫如此
則族屬易識且無戚君之嫌亦自好後來定國得罪

反以此論為離間骨肉今宗室散無統紀名諱重疊
字號都窮了更無安排處

宗子只得立適雖庶長立不得若無適子則亦立庶子
所謂世子之同母弟世子是適若世子死則立世子
之親弟亦是次適也是庶子不得立也本朝哲廟上
仙哲廟弟有申王次端王次簡王簡王乃哲廟親弟當時
章子厚欲立簡王是時向后猶在乃曰老身無子諸王
皆云云當以次立申王目眇不足以視天下乃立端

王是為徽宗子厚殊不知禮意同母弟便須皆是適
子方可言既皆庶子安得不依次第令臣庶家要立
宗也難只是宗室與襲封孔氏柴氏當立宗今孔氏
柴氏襲封只是兄死弟繼只如而今門長一般大不
是

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
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

父在主祭子出仕官不得祭父沒宗子主祭庶子出仕

宦祭時其禮亦合減殺不得同宗子

人家族衆不分合祭或主祭者不可以祭及叔伯之類
則須令其嗣子別得祭之今且說同居同出於曾祖
便有從兄弟及再從兄弟了祭時主於主祭者其他
或子不得祭其父母若恁地滾作一處祭不得要好
當主祭之嫡孫當一日祭其曾祖及祖及父餘子孫
與祭次日却令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又次日却
令又次位子孫自祭其祖及父此却有古宗法意古

今祭禮這般處皆有之如今要知宗法祭祀之禮須是在上之人先就宗室及世族家行了作個樣子方可使以下士大夫行之

以上語類
十三條

所問祭禮古人雖有始祖亦只是祭於大宗之家若小宗則祭止高祖而下然又有三廟二廟一廟祭寢之差其尊卑之殺極為詳悉非謂家家皆可祭始祖也今法制不立家自為俗此等事若未能遽變則且從俗可也支子之祭亦是如此竊謂只於宗子之家立

主而祭其支子則只用牌子其形如木主而不判前後不為陷中及兩竅不為櫝以從降殺之義

答潘立之

問夫主不可以二者也四明高氏之說云耳輝詳此意謂有宗子之家主祭故庶子止以其牲祭於宗子之家可也是不可以有二主也今人若兄弟異居相去遼遠欲各祭其父祖亦謂不可以二主乎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向見說前輩有如此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

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荅李晦叔

某承詢及影堂按古禮廟無二主嘗原其意以為祖考之精神既散欲其萃聚於此故不可以二今有祠版又有影是有二主矣古人宗子承家主祭仕不出鄉故廟無虛主而祭必於廟唯宗子越在他國則不得祭而庶子居者代之祝曰孝子某宗子名使介子某庶子名執其常事然猶不敢入廟特望墓為壇以祭蓋其

尊祖敬宗之嚴如此今人主祭者遊宦四方或貴仕
於朝又非古人越在他國之比則以其田祿脩其薦
享尤不可闕不得以身去國而使支子代之也禮意
終始全不相似泥古則闕於事情徇俗則無復品節
必欲酌其中制適古今之宜則宗子所在奉二主以
從之於事為宜蓋上不失萃聚祖考精神之義
二主常相
依則精神不分矣下使宗子得以田祿薦享祖宗宜亦歆之
處禮之變而不失其中所謂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

義起者蓋如此但支子所得自主之祭則當留以奉
祀不得隨宗子而徙也所諭留影於家奉祠版而行
恐精神分散非鬼神所安而支子私祭上及高曾又
非所以嚴大宗之正也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其
禮一致推此思之則知所處矣

荅劉平甫

祭禮極難處竊意神主唯長子得奉祀之官則以自隨
影像則諸子各傳一本自隨無害也

與黃子耕

問某生年與先兄異居不知攷禮經輒從世俗立家先

龕子尋常只講俗節之祭向來祭禮行於先兄之家
時祭及禰祭某皆預陪祭執事之例自先兄去後舍
姪承祭祀祧高祖而祀先兄為禰某家中既有家先
上闕高祖之祭下無禰祭於心實不安欲於時祭畢
移饌一分祭高祖於某家某主之遇當祭禰之月亦
欲私舉禰祭如何若舉此二祭又成支子有祭庶子
祭禰於禮經不合曰此事只合謹守禮文未可遽以
義起也況有俗節自足展哀敬之誠乎

荅李堯卿

問先兄乃先人長子既娶而死念欲為之立後但說立後則必當使之主祭則某之高祖亦當祧去否曰既更立主祭者即祠版亦當改題無疑高祖祧去雖覺人情不安然別未有以處也家間將來小孫奉祀其勢

亦當如此

荅胡伯量

問嫡子已娶無子而沒或者以為母在宜用尊厭之例不須備禮曰宗子成人而無子當為之立後尊厭之說非是又問嫡子死而無後當誰主其喪曰若已立

後則無此疑矣

答李繼善

問孝述曩以先兄在嫡未及有子而沒疑於所主蒙賜教云若已立後則無此疑但復有曲折先兄嘗收一襁褓之子為嗣既沒孝述以其未勝喪又別無同居長上遂自主喪才兩月而此子卒先兄將葬孝述復求從兄之子為之後亦在襁褓孝述仍前自主祠版之題只從弟稱及領尊教始悟其非猶有不能勝喪之疑聞之伯量亦云嘗以此問先生先生答云有攝

主又按喪大記云子幼則以衰抱之人為之拜是當以所立之子主喪而孝述為之攝自是即欲俟練祭換栗板時易題所稱復有他慮先兄之後固為宗子之子今既收立不知亦謂之嫡孫否若可為嫡孫則廟祭當使之主又未知襁褓之子即可主祭為復待其成人或少長方可又按喪服小記云婦之喪廋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所主不同而各有所宜既不嫌數更則異日再易祠版所稱恐亦無害曰

攝主但主其事名則宗子主之不可易也細攷曾子

問諸說可見

荅李繼善。以上文集八條。以

問有田則祭無田則薦如何曰溫公祭禮甚大今亦只是薦然古人薦用首月祭用仲月朝廷却用首月

以下

祭家

問時祭用仲月清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

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即薦於

廟

家祭須致齊當官者只得在告一日若沿檄他出令以
次人代祭可也

祭只三獻主人初獻嫡子亞獻

或主婦

庶子弟終獻

或嫡孫

執祭人排列皆從溫公禮

問酹酒是少傾是盡傾曰降神是盡傾然溫公儀降神
一節亦似僭禮大夫無灌獻亦無蕤蕭灌獻蕤蕭乃
天子諸侯禮蕤蕭欲以通陽氣今太廟亦用之或以

為焚香可當蕤蕭然焚香乃道家以此物氣味香而
供養神明非蕤蕭之比也

問祭祀焚幣如何曰祀天神則焚幣祀人鬼則瘞幣人
家祭祀之禮要焚幣亦無稽考處若是以尋常焚真
衣之類為是便不當只焚真衣著事事做去焚但無
意義只是焚黃若本無官方贈初品及贈到改服色
處尋常人家做去焚然亦無義耳

先生每祭不燒紙亦不曾用帛

先生家祭享不用紙錢凡遇四仲時祭隔日滌椅卓嚴
辦次日侵晨已行事畢

紙錢起於玄宗時王璵蓋古人以玉幣後來易以錢至
玄宗惑於王璵之說而鬼神事繁無許多錢來埋得
璵作紙錢易之文字便是難理會且如唐禮書載范
傳正言唯顏魯公張司業家祭不用紙錢故衣冠效
之而國初言禮者錯看遂作紙衣冠而不用紙錢不
知紙錢衣冠有何間別

問生時男女異席祭祀亦合異席令夫婦同席如何曰
夫婦同牢而食

夫祭妻亦當拜

安卿問人於其親始死則復其魂魄又為重為主節次
奠祭所以聚其精神使之不散若親死而其子幼稚
或在他鄉不得盡其萃聚之事不知後日祭祀還更
萃得他否曰自家精神自在這裏

以上語類
十三條

問祖考之精神便是自家之精神故祭之可以來格至

於妻及外親則不知如何曰但所當祭者其精神魂魄無不感通蓋本皆從一原中流出初無間隔雖天地山川鬼神亦然也。

荅汪長孺文集

古人無再娶之禮娶時便有一副當人了嫡庶之分定矣故繼室於正室不可並配今人雖再娶然皆以禮聘皆正室也祭於別室恐未安如伊川云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則以所生母配如此則是嫡母不得祭矣此尤恐未安大抵伊川攷禮文却不似橫渠攷得

較子細

以下配祭
語類

廟中自高祖以下每世為一室而考妣各自為主同兩

娶三娶者伊川則謂廟中只當以元妃配而繼室者

祭之他所恐於人情不安唐人自有此議云當並配

其說見於會要可攷也出妻入廟決然不可無可疑

者為子孫者只合歲時就其家之廟拜之若相去遠

則設位望拜可也

荅葉仁父
文集

妣者媿也祭所生母只當稱母則略有別

以下祭生
母語類

問子之所生母死不知題主當何稱祭於何所祔於何
所曰今法五服年月篇中母字下注云謂生已者則
但謂之母矣若避嫡母則止稱亡母而不稱妣以別
之可也

伊川先生云祭於私室

又問禮記曰妾母不世祭於子

祭於孫止又曰妾祔於妾祖姑既不世祭至後日子
孫有妾母又安有妾祖姑之可祔耶不知合祭幾世
而止曰此條未詳舊讀禮亦每疑之俟更詢攷也又
問妾母若世祭其孫異日祭妾祖母宜何稱自稱云

何曰世祭與否未可知若祭則稱之為祖母而自稱

孫無疑矣

荅竇文卿
文集

忌日祭只祭一位

以下
忌祭

問忌日當哭否曰若是哀來時自當哭又問衣服之制

曰某自有弔服絹衫絹巾忌日則服之

朔旦家廟用酒果望旦用茶重午中元九日之類皆名

俗節大祭時每位用四味請出木主俗節小祭只就

家廟止二味朔旦俗節酒止一上斟一盃

以下
俗祭

叔器問行正禮則俗節之祭如何曰韓魏公處得好謂之節祠殺於正祭某家依而行之但七月十五素饌用浮屠某不用耳向南軒廢俗節之祭某問於端午能不食粽乎重陽能不飲茱萸酒乎不祭而自享於汝安乎

墓祭非古雖周禮有墓人為尸之文或是初閏祭后土亦未可知但今風俗皆然亦無大害國家不免亦十

月上陵

以下
墓祭

問墓祭有儀否曰也無儀大槩略如家祭唐人亦不見
有祭但是拜掃而已林擇之云唐有墓祭通典載得
在曰却不曾攷或問墓祭祭后土否曰就墓外設位
而祭

以上語
類六條

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減裂吾甚懼焉既為先公託
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
菜果胙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
令其有隆殺

戒子

焚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昨見欽夫謝魏公
贈諡文字却只云告廟此與近世所行又不知孰為

得失也

荅汪尚書○以上文集二條

問無後祔食之位曰古人祭於東西廂今人家無東西
廂某家只位於堂之兩邊祭食則一但正位三獻畢

然後使人分獻一酌而已如今學中從祀然

祭無後

舜功問祭五祀想也只是當如此致敬未必有此神曰
神也者妙萬物而言者也盈天地之間皆神若說五

祀無神則是有有神處有無神處是甚麼道理叔器問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山川大夫祭五祀士庶人祭其先此是分當如此否曰也是氣與他相關如天子則是天地之主便祭得天地若似其他人與他不相關祭箇甚麼如諸侯祭山川也只祭得境內底如楚昭王病後卜云河為祟諸大夫欲祭河昭王自言楚之分地不及於河河非所以為祟孔子所以美之云昭王之不失國也宜哉這便見得境外山川與我不

相關自不當祭

以下
五祀

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即古人中雷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雷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為土室其當中處上為一竅以通明名之曰中雷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為中雷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

謂祭皇天后土之大者也

叔器問五祀祭行之義曰行堂塗也古人無廊屋只於堂階下取兩條路五祀雖分四時祭然出則獨祭行及出門又有一祭作兩小山於門前烹狗置之山上祭畢却就山邊喫却推車從兩山間過蓋取跋履山川之義

問竈可祭否曰人家飲食所繫亦可祭問竈尸曰想是以庖人為之問祭竈之儀曰亦略如祭宗廟儀

問月令竈在廟門之外如何曰五祀皆在廟中竈在廟

門之東凡祭五祀皆設席於奧而設主奠俎於其所
祭之處已乃設饌迎尸於奧

因說五祀伊川疑不祭井古人恐是同井曰然

室中西南隅乃主位室中西牖東戶若宣聖廟室則先
聖當東向先師南向如周人禘嘗郊稷嘗東向稷南
向今朝廷宗廟之禮情文都自相悖不曉得古者主
位東向配位南向故拜即望西今既一例皆南向到
拜時亦却望西拜都自相悖古者用籩豆簠簋等陳

於地當時只席地而坐故如此飲食為便今塑像高
高在上而祭饌反陳於地情文全不相稱曩者某人
來問白鹿塑像某荅以州縣學是天子所立既元用
像不可更書院自不宜如此不如不塑像

以下祀
先聖

釋奠據開元禮只是臨時設位後來方有塑像顏孟配
饗始亦分位於先聖左右後來方並坐於先聖之東

西嚮

祖有功而宗有德是為百世不遷之廟商六百年只三

宗皆以有功德當百世祀故其廟稱宗至後世始不

復問其功德之有無一例以宗稱之

以下天子宗廟之祭

李文問太廟堂室之制曰古制是不可曉禮說士堂後一架為室蓋甚窄天子便待加得五七架亦窄狹不知周家三十以上神主位次相逼如何行禮室在堂後一閒從堂內左角為戶而入西壁如今之牆上為龕太祖居之東向旁兩壁有牖羣昭列於北牖下而南向羣穆列於南牖下而北向堂又不為神位而為

人所行禮之地天子設黼屨於中受諸侯之朝

以上語類

十一條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

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

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

商書已云七世之廟鄭說恐非顏師古曰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

者改昭為韶

其制皆為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

廟別有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

晉博士孫毓議

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

曰世室亦曰祧鄭注周禮守祧曰宗亦曰祧亦曰世室周禮言守祧之官鄭氏曰遠廟為祧周為文武之

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太祖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

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二昭二穆為四親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

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昭之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於昭之宗曾祖遷於昭之二新入廟者祔於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

故穆廟親盡放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於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主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曾

祖自次廟遷其高祖於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

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沒則祔於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放此凡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則無二廟毀也見穀梁傳及注

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

傳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

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

曲禮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

以為王父尸子不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后稷為太祖不密為昭鞠為穆以下

十二世至太王復為穆十三世至武王復為昭故書稱文

王為穆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太伯虞仲

太王之昭也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

文之昭也邾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有

門垣足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

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攷古制諸帝之

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為都宮以序昭穆

韋元成傳云宗廟異處昭

穆不序但攷周制先公廟在岐周文王在豐武王在鎬則都宮之制亦不得為與漢亦無甚異未詳其說

貢禹韋元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

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

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

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為同堂異室之

制

見後漢明帝紀祭祀志又云其後積多無別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自是以來更

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閒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為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為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閒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亦有所不安矣肆我神祖始獨慨

然深詔儒臣討論舊典蓋將以遠迹三代之隆一正
千古之繆甚盛舉也不幸未及營表世莫得聞秉筆
之士又復不能特書其事以詔萬世今獨其見於陸
氏之文者為可攷耳然其所論昭穆之說亦未有定
論獨原廟之制外為都宮而各為寢廟門垣乃為近
古但其禮本不經儀亦非古故儒者得以議之如李
清臣所謂略於七廟之室而為祠於佛老之側不為
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奠之

禮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
孫通者其言皆是也然不知其所以致此則由於宗
廟不立而人心有所安也不議復此而徒欲廢彼亦
安得為至當之論哉

韋元成等王者五廟圖

廟制圖

東

東

昭

昭

北

太祖

都宮門

南

北

寢

廷

廟

廷

垣門

南

穆

穆

西

西

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下五世而迭毀毀廟之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

韋元成等周廟圖

昭武王世室

昭昭

太祖后稷

穆文王世室

穆穆

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
是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

劉歆宗無數圖

武世室

昭
昭
昭

太祖后稷

文世室

穆
穆
穆

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有三宗周公舉之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

周世數圖

后稷

鞠	不密	公劉	皇極	毀	俞	高	圉	公	叔	王	季	武	康	穆	懿	夷	宣
慶	節	差	弗	公	非	亞	圉	太	王	文	王	成	昭	共	孝	厲	幽

周七廟圖

周九廟圖

劉歆說

稷

上藏主
高圉以

公叔
王季
亞圉
古公

文王時

稷

上藏主
亞圉以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武王時

稷

上藏主
公叔以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時

稷

上藏主
太王以

王季
武王
文王
成王

康王時

稷

上藏主
王季以

武王
康王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稷
上藏主
公叔以

王季
武王
太王
文王
成王

昭王時

稷
上藏主
亞圉以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成王

康王時

稷
上藏主
高圉以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成王

成王時

稷
上藏主
公非以

高圉
公叔
王季
太王
文王

武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孝夷	孝懿	共懿	共穆	昭穆	昭穆	康穆	成康
厲宣	厲夷	孝夷	孝懿	共懿	共穆	昭穆	昭穆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稷
						上藏主	太王以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文成昭共	武康穆懿
共懿	共穆	昭懿	昭穆	成穆	成穆	文成	武成
孝夷	孝懿	共懿	共穆	昭穆	昭穆	康穆	成康
厲宣	厲夷	孝夷	孝懿	共懿	共穆	昭穆	昭穆
幽王時	宣王時	厲王時	夷王時	孝王時	懿王時	共王時	穆王時

韋元成劉歆廟數不同班固以歆說為是今亦未能
決其是非姑兩存之至於遷毀之序則昭常為昭穆
常為穆假令新死者當祔昭廟則毀其高祖之廟而
祔其主於左祧遷其祖之主於高祖之故廟而祔新
死者於祖之故廟即當祔於穆者其序亦然蓋祔昭
則羣昭皆動而穆不移祔穆則羣穆皆移而昭不動
故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蓋將代居其處故為之祭以
告新舊之神也今以周室世次為圖如右所謂高祖

以上親盡當毀虞之明日祔於祖父者也元豐議禮何洵直張璪以此為說而陸佃非之曰昭穆者父子之號昭以明下為義穆以恭上為義方其為父則稱昭取其昭以明下也方其為子則稱穆取其穆以恭上也豈可膠哉壇立於右墀立於左以周制言之則太王親盡去右壇而為墀王季親盡去左祧而為壇左右遷徙無嫌又曰顯考王考廟與左祧為昭皇考考廟與右祧為穆如曰成王之世武王為昭文王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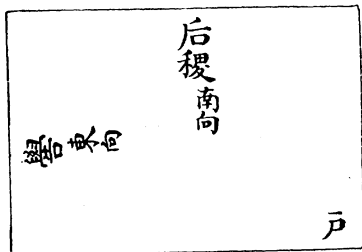
穆則武不入考廟而入王考廟矣此皆為說之誤殊不知昭穆本以廟之居東居西主之向南向北而得名初不為父子之號也必曰父子之號則穆之子又安可復為昭哉壇墠之左右亦出先儒一時之說禮經非有明文也政使果然亦為去廟之後主藏夾室而有禱之祭且壇墠又皆一而已昭不可以越壇而徑墀穆不可以有壇而無墀故迭進而無嫌非若廟之有昭穆而可以各由其序而遞遷也又況昭穆之

分自始封以下入廟之時便有定次後雖百世不復
移易而其尊卑則不以是而可紊也故成王之世文
王為穆而不害其尊於武武王為昭而不害其卑於
文非謂之昭即為王考謂之穆即為考廟也且必如
佃說新死者必入穆廟而自父以上穆遷於昭昭遷
於穆祔一神而六廟皆為之動則於其祔也又何不
直祔於父而必隔越一世以祔於其所未應入之廟
乎佃又言曰假令甲於上世之次為穆今合堂同食

實屬父行乙於上世之次為昭今合堂同食實屬子
行則甲宜為昭乙宜為穆豈可遽引千歲以來世次
覆令甲為右穆乙為左昭以紊父子之序乎此亦不
曉前說之過也蓋昭穆之次既定則其子孫亦以為
序禮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傳所謂太王之昭王
季之穆文之昭武之穆者是也如必以父為昭而子
為穆則太伯虞仲乃太王之父而文王反為管蔡魯
衛之子矣而可乎哉且一昭穆也既有上世之次又

有今世之次則所以序其子孫者無乃更易不定而徒為紛紛乎曰然則廟之遷次如圖可以見矣子孫之序如佃所駁得無真有難處者耶曰古人坐次或以西方為上或以南方為上未必以左為尊也且又安知不如時裕之位乎

周大禘圖



趙伯循曰禘王者之大祀也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之所自出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也

周大禘圖

不啻至宣王為昭皆南向

太祖后稷東向

句北皆擗為王嚳至嚳

春秋傳曰禘祭者毀廟
之主皆陳於太祖羣廟
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

周時祿圖

文王時

王季
公叔
南向

王季
公叔
北向

武王時

王季
公叔
南向

文王
公叔
北向

成王時

武王
公叔
南向

文王
公叔
北向

稷
向東

稷
向東

稷
向東

王季
公叔

王季
公叔

王季
公叔

武王季
南向

成王
北向

武王康
南向

成王
北向

武王康
南向

昭成王
北向

稷
向東

稷
向東

稷
向東

畢王
并

畢王
并

畢王
并

武王康穆
南向

昭成王
北向

武王康穆
南向

共昭成王
北向

武王康穆懿
南向

共昭成王
北向

稷
向東

稷
向東

稷
向東

昭穆之不為尊卑說已前見其大祫則始封以下以次相承亦無差舛故張璪以為四時常祀各於其廟不偶坐而相臨故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合食乎祖則王季文王更為昭穆不可謂無尊卑之序者是也但四時之祫不兼毀廟之主則有左無昭而穆獨為尊之時若兩世室之主則文常為穆而武常為昭也故陸佃以為毀廟之主有不皆祫之時難之而未見璪之所以對也予竊以為以上世

之次推之一昭一穆固有定次而其自相為偶亦不可易但其散居本廟各自為主而不相厭則武王進居王季之位而不嫌尊於文王及其合食於祖則王季雖遷而武王自當與成王為偶未可以遽進而居王季之處也文王之為穆亦虛其所向之位而已則雖北向而何害其為尊哉

禘祫議

五峰胡仁仲論漢文帝之短喪其失不在文帝而景帝當任其責予於不起寢廟之詔則以為明帝固不得

為無失然使章帝有魏顆之孝其羣臣有宋仲幾楚
子囊之忠則於此必有處矣況以一時之亂命而壞
千古之彝制其事體之輕重又非如三子之所正者
而已耶然古今諸儒未有斥其非者而徒知論惠帝
叔孫通作原廟之罪夫原廟誠不當作要必復古宗
廟之制然後可得而議耳或曰周公祀文王武王於
洛邑非原廟耶曰此固理之變也然設於別都而不
設於京師及所幸郡國又不聞其以果獻之褻禮施

焉則亦與漢異矣

漢同堂異室廟及原廟議。以上文集二條

問祧禮曰天子諸侯有太廟夾室則祧主藏於其中今士人家無此祧主無可置處禮注說藏於兩階間今不得已只埋於墓所問有祭告否曰橫渠說三年後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遂奉祧主歸於夾室遷主新主皆歸於廟鄭氏周禮注大宗伯享先王處亦有此意今略倣而行之問考妣入廟有先後則祧以何時曰妣先未得入廟考入廟則祧。

以下祧語類

奉聖旨令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者某今竊詳羣議其說雖多而揆以禮經皆有可疑如曰藏於太廟之西夾室則古者唯有子孫祧主上藏於祖考夾室之法而無祖考祧主下藏於子孫夾室之文昔者僖祖未遷則西夾室者僖祖之西夾室也故順翼二祖之主藏焉而無不順之疑今既祧去僖祖而以太祖祭初室矣則夾室者乃太祖之夾室自太祖之室視之如正殿之視采殿也子孫坐於

正殿而以朶殿居其祖考於禮安乎此不可之一也
至於祫享則又欲設幄於夾室之前而別祭焉則既
不可謂之合食而僖祖神坐正當太祖神坐之背
前
孫後祖此又不可之二也如曰別立一廟以奉四祖
則不唯喪事即遠有毀無立而所立之廟必在偏位
其棟宇儀物亦必不能如太廟之盛是乃名為尊祖
而實卑之又當祫之時羣廟之主祫於太廟四祖之
主祫於別廟亦不可謂之合食此又不可之三也如

曰藏主於天興殿則宗廟原廟古今之禮不同不可相雜而不得合食亦與別廟無異此又不可之四也凡此數者反復尋繹皆不可行議者亦皆知其不安而不知所以然者特以其心急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而為此紛紛不復顧慮殊不知其實無益於太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廟威靈常若相與爭校強弱於冥冥之中并使四祖之神疑於受擯徬徨躑躅不知所歸令人傷痛不能自己不知

朝廷方此多事之際亦何急而為此也今亦無論其
他但以太祖皇帝當日追尊帝號之心而默推之則
知太祖今日在天之靈於此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
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而不過數年神宗皇帝復
奉以為始祖已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
舉之而莫敢廢者乎議者之所以必為此說者無他
但以太祖膺圖受命化家為國而王業之興不由僖
祖耳若以此言則后稷本封於郤而不密已自竄於

戎狄公劉太王又再遷而後定文武之興又何嘗盡
由於后稷哉但推其本始為出於此故不可以不祭
而祭之不可以不尊耳豈計其功德之小大有無哉
况周人雖以后稷為太祖而祭法亦曰祖文王而宗
武王是乃所謂祖有功而宗有德之意故自為世室
而百世不遷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於祫然後可
以致崇極之意矣然今日宗廟之制未能如古姑以
權宜而論之則莫若以僖祖擬周之后稷而祭於太

祖之初室順祖為昭翼祖為穆宣祖為昭而藏其祧
主於西夾室太祖為穆擬周之文王為祖而祭於太
廟之第二室太宗為昭擬周之武王為宗而祭於太
廟之第三室其太祖太宗又皆百世不遷而謂之世
室真宗為穆其祧主亦且權藏於西夾室仁宗為昭
為宗而祭於第四室亦為世室如太祖之制英宗為
穆藏主如真宗之制神宗為昭祭第五室哲宗為穆
祭第六室徽宗為昭祭第七室欽宗為穆祭第八室

高宗為昭祭第九室孝宗為穆祔第十室異時高宗亦當為宗為世室如太宗仁宗之制三歲祫享則僖祖東向如故而自順祖以下至於孝宗皆合食焉則於心為安而於禮為順矣至於古者宗廟之制今日雖未及議尚期異時興復之後還反舊都則述神宗之志而一新之以正千載之繆成一王之法使昭穆有序而祫享之禮行於室中則又善之大者也蓋尊太祖以東向者義也奉僖祖以東向者恩也義者天

下臣子今日之願也恩者太祖皇帝當日之心也與其伸義詘恩以快天下臣子之願孰若詘義伸恩以慰太祖皇帝之心乎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詘者正合此意而又以為四時各祭其廟則所伸之祭常多三年然後一祫則所詘之祭常少亦中事情故某於此嘗有感焉竊獨以為今欲議四祖神位所附之宜而卒不免於舛逆而難通不若還僖祖於太廟三年而一東向之為順易而無事也

祫廟
議狀

臣竊見太祖皇帝受命之初未遑他事首尊四祖之廟而又以僖祖為四廟之首累聖尊崇罔敢失墜中間雖以世數寢遠遷之夾室而未及數年議臣章衡復請尊奉以為太廟之始祖宰相王安石等遂奏以為本朝自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稷契疑無以異今欲毀其廟而藏其主替祖宗之尊而下祔於子孫非所以順祖宗之孝心也於是神宗皇帝詔從其請而司馬光韓維孫朴孫固等以為非

是力奏爭之其說甚詳然其立意不過以為太祖受命立極當為始祖而祫享東鄉僖祖初無功德親盡當祧而已臣嘗深攷其說而以人心之所安者揆之則僖祖者太祖之高祖考也雖歷世久遠功德無傳然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兆庶其為功德蓋不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是以太祖皇帝首崇立之以為初廟當此之時蓋已歸德於祖而不敢以功業自居矣今乃以欲尊太祖之故而必使之奪

據僖祖初室東向之位臣恐在天之靈於此有所不忍而不敢當也安石之為人雖不若光等之賢而其論之正則有不可誣者世之論者不察乎此但見太祖功德之盛而不知因太祖當日崇立僖祖之心以原其所自但見光等之賢非安石章衡之所及而不知反之於已以即夫心之所安是以紛紛多為異說臣嘗病其如此每恨無以正之不謂今日之來適逢此議而又以疾病之故不獲祇赴謹已略具鄙見申

尚書省乞與敷奏又訪得元祐大儒程頤所論深以
安石之言為當貼說詳盡而所論并祧二祖止成八
世之說尤為明白未知已未得達聖聽欲乞宣問詳
賜覽觀并下此奏別令詳議以承太祖皇帝尊祖敬
宗報本反始之意上延基祚下一民聽千萬幸甚

祧廟

議狀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王
亦如之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始受姓者也其祖

配之以始祖配也文武必以稷配後世必以文王配
所出之祖無廟於太祖之廟禘之而已萬物本乎天
人本乎祖故以所出之祖配天也周之后稷生於姜
嫄姜嫄以上更推不去也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配
天者須以后稷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帝即天也聚天之神而言之則謂之上帝
此武王祀文王推父以配上帝須以父也曰昔者周
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不

曰武王者以周之禮樂出於周公制作故以其作禮樂者言之猶言魯之郊禘非禮周公其衰是周公之法壞也若是成王祭上帝則須配以武王配天之祖則不易雖百世唯以后稷配上帝則必以父若宣王祭上帝則亦以厲王雖聖如堯舜不可以為父雖惡如幽厲不害其為所生也故祭法言有虞氏宗堯非也如此則須舜是堯之子苟非其子雖授舜以天下之重不可謂之父也如此則是堯養舜以為養男也

禪讓之事蔑然矣以始祖配天須在冬至一陽始生
萬物之始祭用圜邱器用陶匏藁秸服用大裘而祭
宗祀九月萬物之成父者我之所自生帝者生物之
祖故推以為配而祭於明堂也本朝以太祖配於圓
邱以禰配於明堂自介甫此議方正先此祭五帝又
祭昊天上帝并配者六位自介甫議唯祭昊天上帝
以禰配之太祖而上有僖順翼宣先嘗以僖祧之矣
介甫議以為不當祧順以下祧可也何者本朝推僖

祖為始已上不可得而推也或難以僖祖無功業亦當祧以是言之則英雄以得天下自己力為之並不得與祖德或謂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物豈有無本而生者今日天下基本蓋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故朝廷復立僖祖廟為得禮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之儒某未見此論時諸生亦有發難以為僖祖無功德者某荅之曰誰教他會生得好子孫人皆以為戲談而或笑之今得楊子直所錄伊川先生語所謂今

天下基本皆出於此人安得謂無功業乃與某言默契至哉言乎天下百年不決之是非於此乎定矣

程書

子禘說後○以
上文集三條

如今士大夫家都要理會古禮今天下有二件極大底事恁地循襲其一是天地同祭於南郊其一是太祖

不特立廟而與諸祖同一廟自東漢以來如此

又錄云千

五六百年子謂為芻靈也善謂為俑者不仁雖是前

代已用物事到不是處也須改用教是始得

以下天
地之祭

卷三十九
如今郊禮合祭天地周禮有圜邱方澤之說後來人却只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但周禮其他處又都不說亦未可曉

古時天地定是不合祭日月山川百神亦無合共一時祭享之禮當時禮數也簡儀從也省必是天子躬親行事豈有祭天便將下許多百神一齊排作一堆都祭只看郊臺階級兩邊是踏過處中間自上排下都

是神位更不通看

堯卿問社主平時藏在何處曰向來沙隨說以所宜木刻而為主某嘗辯之後來覺得却是但以所宜木為主如今世俗神樹模樣非是將木來截作主也以木名社如櫟社枌榆社之類又問社稷神曰說得不同或云稷是山林原隰之神或云是穀神看來穀神較是社是土神又問社何以有神曰能生物便是神也又曰周禮亡國之神却用刑人為尸一部周禮却是

看得天理爛熟也

以下社○以上語類四條

社實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

外唯是五者蓋以為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德唯此為尤盛是以於其壇壝時日之制牲幣器服之品降登饋奠之節莫不參訂討論著之禮象頒下郡國藏於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以降祥錫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閒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焉而不知反其所敬

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
之鬼而已其於先王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
者曷嘗有繫於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
厚年穀之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與

鄂州社稷壇記

集

文

御纂朱子全書卷三十九